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毛

義

會

箋

貳

鳳凰出版社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毛

詩

會

箋

貳



鳳凰出版社

毛詩卷第五

竹添光鴻會箋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毛詩國風

箋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又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大公、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之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因自薄姑徙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大雅烝民、仲山甫徂齊、傳曰、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臨淄在今山東青州府治、薄姑在今府北博興縣、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應劭以營陵爲營丘者、徒以史記有營丘、邊萊、萊侯與之爭之說、營陵去萊差近耳、不知武王之世、太公未嘗就國、金縢言二公穆卜、又言二公問諸史、展喜對齊侯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書大傳言太公報政、與伯禽同時、是太公就國在成王之世也、安得如

二 言 會 箋

史記所云、豈太公之見反出於逆旅主人下哉、則此事全不足信也、馬瑞辰曰、治國以禮義者、禮義積而民多信讓、治國以功利者、功利積而國多富強、世或謂信讓之衰、流爲微弱、嘗於魯徵之、富強之弊、失在荒淫、可於齊見之、然齊太公之報政也、曰因其俗、蓋因其強毅之俗、非因其荒亂之俗也、曰簡其禮、蓋簡其繁重之禮、非簡其婚姻之禮也、通工商之業、非使其舍業以嬉也、便魚鹽之利、非教其民好利無恥也、齊風十篇皆刺詩、內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三刺時刺衰刺無節、其一刺魯莊仍以刺齊襄也、從禽無厭、昏禮不行、實其君之荒淫有以致之、豈太公之報政、簡易近民有未善哉、趙佑曰、齊自太公以暮年遭遇、洎乎建國、有惟日不足之思、不暇爲周魯之雍容寬博、而先之尊賢尙功、務富強以立國勢、要於王道本末自具、後嗣不能濟之以禮樂、浸假而流爲功利夸詐、至於春秋益無復太公之遺蘊矣、

鷄鳴。思賢妃也。

箋曰、哀公爲大公玄孫、變風莫先於此、

哀公荒淫怠慢。故

陳賢妃貞女

箋曰、古之君夫人也、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箋曰、

夙、早也、早夜謂東方未明時、陳道卽陳古義也、文與女曰雞鳴相變、釋文、警本又作敬、胡承珙曰、箋於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敬戒二字、毛傳亦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

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敬、陳啓源曰、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爲夷王、然哀公烹後立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時被弑、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無失德、受譖烹人定是暗主、本記稱懿王之立、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譖矣、胡公歷懿孝而夷、一君當三王、諡法保民者艾曰胡、知胡公歷年久矣、益明烹哀公非夷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昭十二年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年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之顯然者、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匪雞則鳴。蒼蠅之

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蠅餘仍反、延文本、傳夫人作下、君作下、並有也字、

箋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以爲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非兩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春官雞人、夜呼旦以號百官、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朝言朝者也、左傳朝至未已、卒章之會亦

言會箋

言會者也。書大傳云：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此傳所謂雞鳴而夫人作也。大傳又曰：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鄭注：應門，朝門也。辟，啓也。此傳所謂朝盈而君作也。賢妃侍寢，心常恐晚，玩兩旣字矣。字目甫交睫，忽然警覺，如有所聞，以爲雞鳴，又疑非雞之鳴，或者爲蒼蠅之聲，恫恍想像，自驚自疑，皆心之十分警惕所致也。爾雅：蠅，醜扇。注云：好搖翅，自扇作聲。羅願曰：蒼蠅比于青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說者或疑於蠅聲不先雞鳴，胡承珙謂：蠅雖不夜飛，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群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以爲似遠雞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羣籟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

東方明矣。朝旣昌矣。

東方明則夫人纔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纔色蟹反。延文本傳聽朝下，東方明下，並有也字。

箋曰：昌，猶殷其盛矣。之，殷也。月先日而出，是晦前之數日矣。賢妃被蒼蠅驚，遂不寐以待旦，又以月亮爲日出也。賢妃唯恐雞之鳴而偏不聞，而雞鳴於是乎入耳，乃遂曰：雞旣鳴矣，唯恐東方之明而獨不見，而東方於是乎觸目，乃遂曰：東方明矣，須體會其衽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思，故一觸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矣。蠅聲月色，皆極形容之詞，亦非真境。傳云：夫人纔笄而朝者，朝夫人之朝也。云君聽朝，朝君之朝也。此卽易家人：男正

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之義也、碩人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君與夫人各自有朝、文義與此正同、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綃本名曰綃、則首服纁笄必以綃衣配之、纁綃髮纁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士妻始嫁、及助祭皆用纁笄、追師注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據毛傳則夫人日視朝之服亦纁笄、凡后夫人常服纁笄、其盛飾副笄、副不用纁、詳君子偕老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

會且歸矣無

庶子子憎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薨呼弘反惡烏路反於夫音符延

又本傳敬下夫人下並有也字於君下有之字

箋曰蟲飛飛鳥也古人飛走之物皆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稱羽蟲毛蟲介蟲鮮蟲倮蟲是也蟲亦可名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大雅桑柔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疏云蟲鳥之大名與鷄鳴之蟲飛同薨薨飛衆多之聲如螽斯薨薨甘者甘寢甘暝之甘心所嗜也同夢同寢也安井氏曰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解甘與子同夢亦不忘其敬解蟲飛薨薨言配其君子之時宜若無敬畏之心然而猶能知蟲飛薨薨是不忘其敬也先解下句者於文便亦者亦以禮相接時也○會且歸矣傳云會於朝承上章朝盈朝昌而言也且歸者既朝者且將厭倦而欲歸也無庶子子憎者庶庶幾也予與

二 三 言 作 箋

也。千旄何以予之。論衡率性引作何以與之。正義引定本。予子憎作與子憎。與猶遺也。遺猶貽也。與子憎。卽貽子憎。猶言父母貽罹。左傳貽寡君羞也。言無乃近於貽君以衆之憎惡也。憎字已藏在歸字內。君未視朝。臣亦豈敢自散。云會且歸者。特其言自警切如此耳。賢妃始誤於耳。又誤於目。至此敬告君曰。與君同眠。至鳥雀羣飛。妾亦所甘也。然君視朝情。則朝者必憎君矣。妾唯恐之。故警告君。而不使君安牀第。實妾之罪也。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最微婉。傳云無見惡於夫人者。夫人猶曰人人。謂卿大夫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箋曰禽荒也。內作色荒。雞鳴也。外作禽荒。還也。

哀公好田獵。從禽獸

而無厭。

箋曰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

國人化之。遂成風俗。

箋曰化於上者謂之

風習於下者謂之俗。序所云正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逐禽。述其交相稱譽。則其俗由於上之化導可見。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習於田獵。謂之賢焉。

箋曰賢當爲儼字。音近之譌。序本經文以立訓。賢卽首章儼字。

猶下句閑於馳逐謂之好。卽釋二章好字也。

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箋曰閑亦習也。不知德行道藝

之爲貴也、儼兮茂兮昌兮、並美出獵之氣象也、
儼兮好兮臧兮、並馳逐射殺之良也、不容混看、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

還便捷之貌。徂山名。

並驅從兩肩。

揖我謂我儼兮。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儼利也。○徂乃刀反。儼許全反。延文本。傳貌下。名下。並有也字。

箋曰、一人馳馬而入山間、則既有先已揚鞭者、因抗聲曰、還哉子乎、遂並鑣
卽禽、各逐一豨斃之、其人揖而呼曰、子寔儼矣、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儼
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而不加一語以致美刺
之意、然齊人矜誇之俗、昭然不容掩矣、釋文、還音旋、韓詩作嬾、嬾好貌、釋文
又云、便捷本亦作便旋、作便旋是也、還當讀爲旋、史記曰、者傳旋式、正基索
隱、楚辭招菟旋入雷淵、注、並云、旋轉也、列子黃帝鯢旋之潘爲淵、注、旋謂盤
旋也、此字方贊其旋轉、至於輕利等字、是儼字意、又釋文引說文云、徂山在
齊、崔集注本作嶠、徂嶠一聲、方言以相近而訛、元于欽齊乘曰、徂山在臨淄
縣南十五里、○並驅從兩肩、從如字、固有逐意、然不可訓逐、釋文、肩本亦作
豨、音同、說文豕部引此詩作豨、豨風之豨、周禮注引又作肩、可知肩豨同物、
馬瑞辰曰、作豨者正字、作肩假借字、豨從豕、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豨、豨
說文亦云、豨三歲豕、是豨本三歲大豕之名、而爾雅云、鹿絕有力、麋、麋絕有
力、豨、麋豨音義同、是凡鹿麋之大者通名豨矣、此詩傳云、獸三歲曰肩、豨風
傳亦曰三歲爲豨、是凡獸三歲者曰肩、通名豨矣、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

三言

傳曰、獸三歲曰肩、呂氏春秋知化篇高誘注、獸三歲曰狝、並與毛詩同、而伐檀篇毛傳又曰、三歲曰特、王肅謂、三歲者有二名、非也、廣雅、獸一歲爲豮、二歲爲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其言豮、肩、均同毛傳、則四歲爲特、亦當本毛傳爲說、古四字積畫作三、易譌爲三、疑毛傳本作四歲曰特、傳寫者誤爲三歲耳、周官大司馬先鄭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廣雅互易、蓋由傳聞異說、抑或上下互譌、以毛詩說文證之、當從廣雅爲正、○揖我謂我儼兮、荀子榮辱靡之儼之、注、儼、疾也、方言說文並曰、儼、慧也、慧利同意、首句還字言其善於周旋、就容儀說、末句儼字言其縱送敏捷、就技藝說、子之還兮、謂我儼不過互相稱譽、以自詡、鄭云、謂我儼以報前言還也、拘矣、胡承珙曰、鄭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儼、譽之也、按揖耦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者、字當從二伐爲耦、說文未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相人之偶爲之、此箋作耦、乃正字、檜匪風篇載馬瑞辰說、宜看、

于之茂兮。遭我乎狝之道兮。

茂美也、

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兮。

箋曰、茂美其氣勢盛壯也、說文、茂、艸豐盛、首章還謂旋轉周旋、遠而望之之詞也、次章言其形體豐盛、則稍近矣、三章言其氣象光昌、則更近矣、一層近似一層、風詩之體例也、閑於馳逐謂之好、技好由才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狔之陽兮。

昌盛也。

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狼獸名、臧善也。○延文本、傳名下、有也字、

箋曰、昌亦美其走馬之英氣躍躍也、山南曰陽、釋獸曰、狼、牡獠、牝狼、其子獬、絕有力迅、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疏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庖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罴野豕兔、鄭康成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狼膍膏爲證、內則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古人供膳所用、至熊蹯雖見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可以充庖、故周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肩爲大獸、故首章舉其大者言之、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故次章舉所貴者言之、陸疏云、狼猛捷、自是難獲之獸、故末章舉最猛者言之、此所以互相夸譽以爲戲樂、○謂我臧兮、美其強弓殪狼之勢也、射則臧兮、之臧讀此而齊之、泱泱表

海、富強莫敵者可見、而其急功利、喜夸詐之習、亦不掩矣、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箋曰、刺時俗也、

時不親迎也。

箋曰、昏有迎禮、有俟禮、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

冕而親迎、下可知也、經曰、壻往婦家、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此迎禮也、又曰、壻乘其車先歸、俟于門外、婦至、揖以入、此俟禮也、昏義亦迎禮、俟禮分別言之、俟爲親迎之末節、而後世好簡略者、往往不行親迎、而以俟禮當之、此詩著庭堂皆指夫家言、至夫家著庭堂才見其人、其不親迎也可知矣、不言其不迎、而止言其俟、不言俟之非禮、轉言其俟之可誇、以見壻家不以禮往、婦家不以禮求、習爲固然、遂成風俗、國史所謂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

尙之

以瓊華乎而。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著、直居反、延文本、傳瑱下、有也字、

箋曰、我、嫁者自謂也、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著與宇音義同、陳氏禮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旣以著爲宇、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韓詩說所謂門屏之間曰闕、皆不在大門之外、

而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毛傳祇云門屏之間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各一人則俟著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若從箋說爲壻在婦家相待之事則親迎之禮當壻受女於堂然後出而至庭至著今先著次庭次堂明是女已至壻門從外而入之次非壻在女家受女自內而出之次也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則壻先出不與婦並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邪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壻授婦綏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故知三章皆陳不親迎之事非述親迎之禮但著之素庭之青堂之黃明是三人也不然每俟異所改飾於理不通當從毛以每章一人者爲正詩唯寫親迎之禮廢輕忽日甚耳乎而蓋齊魯間方言○充耳以素充耳瑱也但此主統而曰以素也瑱與統合而謂之充耳也瑱以玉石牙角爲之統懸瑱之繩也垂冠兩旁以素者素絲織之也充耳非一物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大戴記子張入官篇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統莊子淮南子俱作紩玉篇紩訓黃色統卽纁字說文纁絮也或从光作統西京賦薛綜注紩纁言以黃縣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又士喪禮瑱用白纁據此則

二 言 會 箋

古者充耳之制、當耳處用續、其續之上、乃綴玉爲瑱、金鶚曰、瑱之制、縣之以
統、上係于笄、統與瑱通謂之充耳、淇奥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
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旄邱篇言衰如
充耳、此兼統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奥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
則非也、尙之以瓊華、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瓊華當爲瑱、尙者加也、謂瑱加于
統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統之色、若以此爲瑱、則瓊華等爲何物邪、鄭箋以
素青黃爲統、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是也、有女同車篇言佩玉瓊琚、渭陽篇
言瓊瑰玉佩、別瓊於玉、瓊之非玉可知、說文訓瓊爲赤玉、鄭箋亦以瓊爲玉、
非也、瓊非玉、亦非必赤色、玉藻言佩玉、有白與山玄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
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爲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
赤色也、瓊石之似玉者、謂以美石爲瑱也、瓊英瓊華言石之有英華者、所謂
美石似玉也、毛傳言首章士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
時不親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俟于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君更尊、故俟
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爲三章皆指人臣言、則旣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旣
充耳以素、何又以青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
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亦有用象、瓊者楚語、
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對曰、賴君
用之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注云、瑱
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謂象瑱角瑱也、子張以牙角皆可爲
瑱、瑱以塞耳、故泛言以爲拒人規諫之喻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

服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爲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侯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爲大夫士所用、大夫親迎服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禮、而云充耳以瓊華瓊瑩、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以象爲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毛傳言士親迎用象瑱、然素實非瑱、不足據也、著詩言諸侯大夫士之禮、是諸侯黃紕、大夫青紕、士素紕、魯語云、王后織玄紕、言爲天子織、是天子玄紕、大戴禮言黼纁塞耳、黼爲黃色、亦人君黃紕之證也、玄色象天、黃色象地、故天子玄紕、諸侯黃紕、君臣之分也、然黃爲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國爲君、則黃色亦宜、冕弁皆有紕、紕與紕相似、天子朱紕、諸侯青紕、見祭義、大夫士緇紕、士緇組紕、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紕爲僭、鄭注謂大夫當緇紕、此說是也、天子玄紕、朱紕、諸侯黃紕、青紕、大夫青紕、緇紕、士素紕、緇紕皆不同色、昭其文也、紕紕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紕止一采、則紕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玄紕、其非五采明矣、鄭箋謂紕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臣之禮、紕具素青黃三色也、然既合三色爲一條、何以先見素、次見青、次見黃、邪、玄紕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五色、邪、冕纁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紕何以天子與諸侯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爲玉耳、非眞玉也、追師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玉后同、誤矣、○尙之以瓊華、尙加也、瓊是美石似玉者、華謂色有光采、其美如華、故比而美言之、尙書華玉仍几、穆天子傳賜以左佩華、注、玉華之佩、華瑩英取協韻以贊其玉之色澤也、著庭堂三地、素青黃三色、瓊惟一玉、而以華瑩英贊之、虛實位置如此、毛傳以瓊華爲士服、瓊

二 言 會 箋

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正義述之以爲見其身之所佩者、蓋以傳言服、當爲衣服之飾、不知冠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綏服之尊者可見、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素紱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尙、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尙之矣、詩言充耳兼冕與弁言之、非冕弁何以有衡筭、無衡筭則無充耳矣、故知充耳貴者之服也、卿大夫親迎皆服冕、士爵弁、亦有衡筭有充耳也、則此篇不得泛作庶人之禮矣、何楷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纁、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以爲說、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此尤爲士人用瑱之明證、況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青、青玉、

尙之以瓊瑩

乎而。

瓊瑩石似玉者、卿大夫之服也、傳者字摺本無、延文本、傳玉下、者下、並有也字、

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門外之地亦庭也、謂之門庭、然對堂而稱者必非門庭、○尙之以瓊瑩、瑩字雖从玉、仍是榮義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榮、董、榮、芝、榮、鞠、皆言華也、瓊瑩亦言美玉如華也、山海經黃帝取峯山之玉榮、注、玉華也、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瓊英同義、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華爲美石、以瓊瑩爲石似玉、以瓊英爲美石似玉、語有深淺、蓋卽以此爲君卿大夫士之別、瓊瑩者謂石色如瓊玉之瑩、猶

淇澳琇瑩耳、必非以瓊瑩爲二物、毛傳三章皆石、瓊不可以爲石、故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黃、黃玉、

尚之以瓊英

乎而。

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延文本、傳黃玉下、有也字、

箋曰、爾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亦華之別名、瓊、英猶瓊華也、英華是玉光色耳、離騷懷琬琰之華英、又登崑崙兮食玉英、易林飲食玉瑛、从玉後字、

著三章章三句

箋曰、陳啓源曰、字叙云、刺時、東方之日叙云、刺衰、東方未明叙云、刺無節、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孫毓以爲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以此三詩在還詩後、定是刺哀公、此特舉上以明下耳、源謂、孫說良是也、孔子刪詩、去作詩時世、近者百餘年、遠乃六七百年、如商頌則千年矣、典文放失必多、美刺所指、固無容悉知、叙者存其信闕其疑、故時君號諡、或著或略、不獨齊三詩然矣、如以爲舉上明下、則魏風七篇、檜風七篇、叙皆不